

明月灣區

金裕善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二〇二二年 八月號

專題：澳門作家筆下的文化風情

吳志良、李烈聲、清水河、譚健鏵、
穆欣欣、龔剛、歐陽偉豪

文化綠蔭

胡洪俠、吳志良、胡燕青、張欣、陳橋生

〔學府點滴〕學子的鄉愁

青霞印象

青霞印象

林青霞

在海上

不經意的一瞥

萬丈金黃

粼粼波光像飄浮的金鉑

我拿起手機

漁船正駛入

飛龍在天

輕舟唱晚

天地一瞬



淺識濠江

潘焜明



澳門在保育方面，比香港做得好。舊澳門原貌基本保存下來，新發展區都集中在氹仔，可見澳門保育工作歷久見功。這也使澳門成為更令時人可以發懷舊之幽情的寶地。

吳志良先生說，澳門三十多年前在澳門基金會的支持下，已開設澳門學。香港學的出現不過是近年的事，洪清田個人最早先開香港學課題，主要研究是香港的政制，也是在香港民間進行。

上世紀八十年代我擔任香港南粵出版社總編輯，匯集香港歷史學教授、專家，由當時主編《明報》「街坊廣場」、香港掌故專家魯金掛帥，推出一套「古今香港系列」，聚焦香港的街道史、地域史、行業史，共出版十多本，後因離開出版社而中斷。

澳門古文化與現代文化可以共存，與澳門的當政者卓見及學界的努力和用心分不開。

我認識的個別澳門學人，很早便潛心研究澳門的歷史沿革及古今民俗，其表表者有謝妙冰女士，她以英文寫下多部探討澳門民俗文化專著，不少被翻譯成中文、外國文字。

港澳史專家、澳門中西創新學院院長霍啟昌（一九四二—二〇二〇），對澳門學也起過較大作用，有多部澳門研究著作面世。

澳門又稱濠江，這個濠江的來歷一直不甚了了。因為澳門並沒有河流，她面向的是珠江口的出口與海之間的水域，也許這與江沾了關係。

後來查了資料，才知濠江是真有其名，是屬於南海水系河流。古稱河渡溪，是一條沒有發源地的海灣河涌，西北出磊口接汕頭市汕頭港，東南接廣澳灣入南海。

也許是河涌的關係，古早是小漁村，盛產蠔、魚蝦，原名為濠鏡或濠鏡澳。濠鏡之名源自《明史》，比起今之澳門稱謂似更有雅意。

澳門開埠比香港更早，後者只有近二百年歷史，澳門開埠於嘉靖十四年，即公元一五三五年，迄今已有四百多年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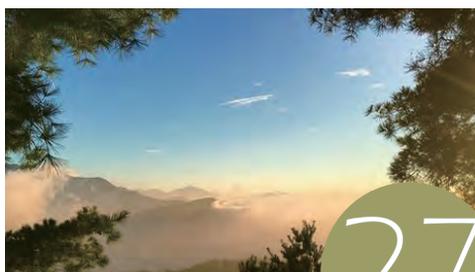
因年代淵遠流長，澳門的歷史文物比起香港多得多，舊街古老建築比比皆是。澳門除吃喝玩樂外，她的背後還有多采多姿的文化底蘊，值得細賞和探索。

目錄 CONTENTS

3



27



33



36



明月灣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二〇二二年八月號 總二期

卷首語

1 潘耀明 淺識濠江

專題：澳門作家筆下的文化風情

4 吳志良 從澳門文化探索「澳門學」的研究路徑

9 李烈聲 竹昇仔水何處尋？

1 1 清水河 唯「鵝」獨尊

1 4 譚健敏 船過伶仃洋

1 8 穆欣欣 塵世即蓬萊

2 3 龔剛 瘟疫時期的藍調（組詩）

2 5 歐陽偉豪 澳門粵語

文化綠蔭

2 7 胡洪俠 深圳的《飛狐外傳》

2 8 吳志良 生存之道

2 9 胡燕青 家鄉

3 0 張欣 任你東南西北風（代開欄語）

3 1 陳橋生 苦難中長出善意之花

學苑春秋

3 3 楊紫嫻、吳一怡、朱霄、陳路比 〔學府點滴〕學子的鄉愁

萬花筒

3 6 蔡錫昌 美妙的緣份

4 0 文訊

封面內頁 林青霞 青霞印象

專題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二〇二二年八月 總二期



澳門作家筆下的 文化風情

吳志良、李烈聲、清水河、譚健鏵、
穆欣欣、龔剛、歐陽偉豪／撰

澳門是一個令人訝異而迷人的地方，它雖是一座小城，但新舊兼收並蓄、博彩旅遊業興旺、而且人文會萃，置身於大灣區中，一樣大放異彩。

探究澳門當從澳門學入手，吳志良細談澳門學，從澳門的歷史價值、澳門學的進展、到澳門學推動澳門歷史文化研究，層層遞進，闡明澳門學的影響、學術價值與現實意義。

學術思路之外，一眾澳門作家以筆尖細說文化風情。

「戰後，我重返澳門，新橋依舊，竹林寺依舊，只有『竹昇孖水』的喚賣聲永難再聞……」什麼是「竹昇孖水」？九十歲的李烈聲追憶當年聽師娘、吃宵夜的美好濠江歲月。隨着一味「碌鵝」端上，伴着淡淡鵝香，清水河憶起青蔥年華養鵝的難忘點滴，是永遠快樂的童趣。

「這片亘古不變的蔚藍，閱盡了歷史風雲，飽覽了人世滄桑，又豈是我們強加的『伶仃』二字就能囊括她的前世今生？」冥冥之中，伶仃洋與譚健鏵種下了不解之緣。「塵世即蓬萊」，穆欣欣細談祖籍山東蓬萊的穆家、澳門戲劇評論開山者穆凡中先生的動人故事。

藍丹花、細雨中的梔子香是一座廢園、把雪松種上天空、題新加坡詩友白鷺圖，澳大教授龔剛為我們奏出瘟疫時期的藍調。

香港澳門同操粵語，但兩地的粵語可有分別？澳門粵語又有何特色？粵語專家歐陽偉豪一一道來。

小城故事多，文化風光旖旎，堪細細品味。

——編者

「澳門學的貢獻就在於積累和生產了知識，彌補了自身和社會的知識缺陷，並使得新的知識體系逐漸成形，為普羅大眾所接納和認同，在此過程中，把握了話語權並創造了建立新的價值體系及其認同的基礎條件。」作者細談澳門學，從澳門的歷史價值、澳門學的進展、到澳門學推動澳門歷史文化研究，層層遞進，闡明澳門學的影響、學術價值與現實意義。

——編者

從澳門文化探索「澳門學」的研究路徑

吳志良

三十多年前，有學者提出了「澳門學」的概念。近年來，澳門學術界圍繞「澳門學」展開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討，一方面，澳門歷史文化是構建「澳門學」的源泉和土壤，另一方面，澳門學有望成為研究澳門歷史文化的一面旗幟和路徑選擇。

一、澳門的歷史價值

澳門文化同屬嶺南文化圈。澳門地域文化的形成，雖可上溯至新石器時代，但當代澳門歷史文化形象的形成，還是較得益於十六世紀以來中西文化長期在這裏相遇、交流、對話、碰撞和共存共榮。特別是澳門葡人在明嘉靖年間協助平定柘林兵變之後，對廣東當局形成治澳方略產生了直接的影響：葡人於一五七九年起獲准前往廣州貿易，兩年後傳教士陸續獲許進入內地傳教，為天主教在華傳教事業開闢道路。以利瑪竇為首的耶穌會士甚至得以進入北京朝廷，直接向徐光啟、李之藻等士人傳播西方思想。明朝受到滿洲人威脅後，這兩位士大夫更力主引進和仿製西洋火器，並在居澳葡人全力捐助下，購買大銃火炮，充實明朝軍隊戰力。另一方面，雖然其時西洋火炮性能較優，但葡人並未忘記中國是火藥的發明者，也是最早將火藥兵器應用於戰爭的國家，所以葡印總督和西葡國王曾多次指示從澳門挑選炮手，向果阿的葡人傳藝。由於伊比利亞半島槍炮鑄造業並不發達，里斯本當局於是不断指示葡印總督從澳門招聘華工



到果阿，並經澳門進口中國生鐵鑄炮。中葡技工合作在澳生產銅炮和鐵炮，使澳門成為遠東火炮主要供應地。

中西交流，當然不止宗教和火炮。清初南疆一直未靖，順治和康熙兩帝先後多次發出禁海令和遷海令，澳門卻可獨善其身，葡人獲批准開放澳門與廣州的陸路運輸貿易，澳門特殊地位得以維持，險度難關。康熙由於對西方科技、藝術產生濃厚興趣，所以對澳門也甚為關注，在收復台灣後即派吏部侍郎杜臻、內閣學士石柱往澳門巡視，待他們回來更主動垂詢情況。康熙通過澳門，積極主動延攬和使用西方科技人才，責成禮部和兵部遣人到澳門調取通曉曆法的傳教士徐日昇來京，後來更親筆諭示兩廣總督趙弘燦和廣東巡撫范時崇：「一見有新到西洋人，若無學問只傳教者暫留廣東，不必往別省去，許他去的時節另有旨意。若西洋人內有技藝巧思或係內外科大夫者，急速着督撫差人送來。」

在「禮儀之爭」爆發之前，康熙雖然限制在華傳教活動，卻也沒有採取拆毀教堂、驅逐傳教士等粗暴辦法；而掀起「禮儀之爭」後，澳門作為葡萄牙在遠東的政治、經濟勢力中心以及天主教傳播的基地，成為了雙方信使往來的交接點，也是康熙取得情報資訊的來源地。他通過澳門派遣多位傳教士前往羅馬教廷，表達自己的看法和意見，並責成近臣和廣東地方官員密切關注遣使往來的情況。後來雍正繼位，在華傳教士被驅逐出境，澳門轉而變成被逐傳教士的收容站。這時的澳門，

發揮出與內地一般口岸有所不同的特殊作用。由此可見，澳門之所以能形成中西文化交流並存的社會氛圍，完全是她既作為中國僅有的對外合法孔道之一，又作為沿海和內地之間的緩衝區。

儘管澳門華洋居民的人數極為懸殊，華人與居澳葡人相互之間也存在巨大的語言文化差異，但基本上可以在方圓僅數公里的小城中和睦相處，交匯互通，有史記載的重大個別衝突僅有數宗。不能不承認，這確是世界民族交往史的異數。而葡萄牙對異教徒的包容，一向為世人稱讚。航海大發現時期，便吸納了眾多受宗教裁判所迫害的猶太人。澳門傳統上的開放寬容精神，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如在葡萄牙被驅趕的亞美尼亞人，一七六三年還獲葡屬印度總督的許可可在澳門居住，而其時的葡萄牙若有人收留亞美尼亞人，將面臨被處死的刑罰。但是，當澳門衰落之際，其兼收並蓄的極大包容性就明顯減弱，除非周邊地區發生天災人禍外逃人潮無法阻擋，澳門外來人口增長一般都會受到有意無意的抑制，或本地居民自然流失，這反而避免或緩和了可能產生的尖銳社會矛盾，維持着祥和的共處環境，等候下一次繁榮機會的到來。

澳門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及其社會價值觀念的形成和發展，就是在上述的背景下周而復始，生生不息，也使學術界更注重從文化價值上解讀和闡釋澳門。澳門地處邊隅，長期以來都不十分引人注意，近年來澳門之

所以被發現和注意，與博彩開放帶來的經濟繁榮不無關係，但更值得關注的是其獨特的文化意蘊和政治內涵。

正是在獨特的歷史演變中，澳門逐漸形成兼收並蓄、包容共處的特性，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風俗、不同文化共存共進、和睦相處、平等對話，「不同而和，和而不同」，共同搭建了一個「人類文明實驗室」，為人類文明的發展圈點了一個閃亮的符號。也正因此，澳門歷史城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為世界文化遺產。澳門研究以往側重東西方文明的接觸、衝突與融合的歷史呈現，而如今研究視角轉向世界文明地域化的生態形式和存在方式，即探討本土知識體系的構建、闡釋作為「人類文明實驗室」的澳門模式和澳門價值。澳門提供了中西文化相遇和對話的「公共空間」，同時，具有的獨特政治地位使其兼備多重的社會身份認同，從而便利並增進了中國與西方世界之間的對話和理解。

二、澳門學的進展

從歷史文化視角切入去解讀和闡釋澳門，既為「澳門學」提供了環境土壤和理論源泉，又為「澳門學」的學科建設提供嶄新的探索路徑。「澳門學」是澳門學術界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提出來的一個概念，其目的是引起人們對澳門和澳門研究的重視，系統研究澳門問題，加深對澳門歷史和現實特殊性的認識，科學地把握澳門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規律，全面挖掘、探索澳

門的價值和意義，以便澳門順利地回歸祖國，並為澳門特區成立創造條件。

回顧澳門過去三十多年的發展歷程，我們看到，澳門學在以下幾個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第一，對澳門回歸祖國、政權交接這個歷史性的政治制度變遷及其經濟、法律、社會、文化制度的適應化以及非殖民化的歷史性重大課題進行了全面而廣泛的討論，此一探討關係到澳門的順利過渡和特別行政區的成功創建，也是政治理論的突破與創新。

第二，對澳門歷史演變過程以及其時的法律、經濟、社會狀況進行了系統而深入的梳理，更加清晰了解澳門歷史在中國歷史中的方位，也大大提高了我們對這個城市的發展規律及其存在的問題與缺陷的認識，為創建特區制訂相應的政策措施提供了有價值的知識支援。

第三，在探索澳門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加深了對澳門在中國和世界以及人類文明演進中價值和意義的了解及認知，為進一步加強與祖國內地的關係、明確澳門的發展定位以及鞏固和提升澳門的地位和作用創造了條件，也為澳門充分彰顯其人文價值和完整塑造文化城市形象提供了學術支撐。

第四，逐步營造和形成了一個活躍的學術環境，催生了一大批學術研究成果和培養了一大批學術人才，為澳門學的學科建設積蓄了知識增量和學術力量，為特區下一步的飛躍發展積累了學術資本和文化資本。構建



澳門學從概念的提出到學科建設，經歷了二十多年時間的積累和沉澱。二〇一〇年，澳門基金會與澳門大學等機構合作，召開了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以「澳門學的學理化與國際化」為主題，並且出版了論文集，標誌着澳門學作為一門學科來建設的開端。此後，又分別與海內外多家學術機構聯手在澳門、北京、里斯本和廣州舉辦了五屆研討會，就「文獻調查和澳門學實證研討」、「知識建構與學術成長」、「文獻基礎與學科建設」、「澳門學與澳門發展」、「澳門學與澳門民間文化」等主題進行專題研討，得到了國內外學術界的呼應與支持，一批以澳門為研究對象的專業學術機構相繼成立並陸續產出成果，使澳門學的學科建設有了較明顯的進展，其學術和社會影響力也與日俱增。

雖然學術界目前對澳門學的內涵和外延尚未取得完全的共識，但大家普遍認為，澳門學是構建本土知識和話語體系的載體，而本土知識和話語體系則是澳門學的核心內容與基本目標。在中外交往或中國近代化「橋樑」、「平台」、「視窗」的功能定位之上，回歸澳門內部社會的演進，關注澳門人的日常生活和生命意義。當然，這不等於我們只關心澳門本土的政治社會和歷史文化，而是放寬歷史的視界，從小空間、小事件洞察大歷史、大問題，在現代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重審澳門人、事、物的人文價值。澳門學研究，應從澳門歷史發展的全域加以觀察，將澳門近五百年的港城歷史變遷與

世界和中國的發展進程有機聯結起來。只有這樣，才能真正認識澳門在中國和世界歷史進程中的角色、地位和作用。在具體內容上，澳門學的研究就像三維拼圖，要把與澳門相關的每個學科、時域的知識板塊結合起來，才能築成完整的學術圖景。為此，對澳門學採取的哲學立場，學術界應該是實證主義和演繹主義並舉，根據研究課題的性質、研究資料的保存狀況進行彈性處理。

三、澳門學推動澳門歷史文化研究

澳門學的研究路徑，反過來也促進着澳門本土文化的發展，進一步推動着澳門特區政治共同體的形成。澳門雖然不是典型的殖民地，也沒有經歷過實質性的殖民統治，但形式上，殖民管治存在了一百多年，今天的澳門也算是從殖民政治走出來的，在某種意義上，也是殖民社會的轉型與再造。因此，澳門具有重大的歷史學、政治學、法學、社會學、經濟學、文化學的研究價值和意義，可以為同類型的國家或地區的發展探索可行路徑。雖然澳門歷史上沒有明顯張揚的文化霸權，但殖民力量的支配和控制意圖客觀上是存在的，美化殖民主義的意識和行為從來就沒有消停過，並且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社會的情緒和民眾的思想。從被殖民社會走向特別行政區，不僅是政治行為的結果和政治制度的變遷，也必定是文化和社會的重構。如果說，彌補知識缺陷使得我們更加全面真實地認識了澳門及其與祖國同呼吸、

共命運的關係，更加正確地認識了澳門與世界的關係，那麼，客觀正確地書寫澳門歷史，建立宏觀歷史敘述，是掌握話語權、確立特別行政區新的價值體系和價值認同正當性的必要之舉。

縱觀過去半個世紀世界反帝反殖民獨立運動，大多數擺脫殖民統治的國家和地區の後殖民政治發展和制度變遷並不順暢，政權順利過渡交接成功的個案極少。箇中原因，多種多樣。但其中一點，就是社會上未能成功塑造出後殖民的主流價值體系，精英階層對新政治共同體的建立和發展框架及願景缺乏基本的共識。然而，共識的形成需要知識的支撐，需要對本國本地區歷史、文化和社會有科學、客觀、理性的認識，而無論是知識的積累和增量還是知識的大眾化普及，以及它的認知、認同的廣泛獲得，都需要知識分子的默默耕耘和吶喊作為。遺憾的是，這些國家和地區要不沒有形成本土知識體系，要不本土知識體系是由殖民者構建留存下來的，在這種背景下，除非政治行政精英完全由殖民國培養出來並普遍接受其遺留下來的知識體系，並且想方設法令這一知識體系為廣大民眾所接受和認同，否則，很難形成主流價值，更無法達至政治共識，新的價值體系和社會秩序便無從創立，動盪不安甚至社會撕裂也就不可避免了。

歷史告訴我們，無論政權過渡交接如何平穩順利，新生政治共同體完全接受和繼承殖民者遺留的知識體系

和價值體系是不可取也是不可能的，沒有成功的例子。一個新的政治共同體，是一個新的主體，必須建立在新的歸屬感即國家認同的基礎上，必須進行不同程度的文化和社會重構。澳門學的貢獻就在於積累和生產了知識，彌補了自身和社會的知識缺陷，並使得新的知識體系逐漸成形，為普羅大眾所接納和認同，在此過程中，把握了話語權並創造了建立新的價值體系及其認同的基礎條件。此一條件，便是價值導向正確的歷史宏觀敘述、客觀科學的澳門區情區勢把握、澳門社會形態的深入分析以及澳門現象、澳門模式普遍意義的提煉。只有對澳門自身的歷史、文化和社會、澳門與國家以及澳門與世界的關係進行具說服力的解釋且有清晰的認知，並以此建立澳門人的共同思想基礎，才能構建一個新的知識體系、價值體系並獲得普遍的認同，才能對新的政治共同體產生歸屬感、自豪感和自信心，才具備基礎條件去探索、生成和踐行自身的發展道路。從這個意義上，澳門學的成果是顯而易見的，作為本土知識體系而構建的澳門學不僅具有學術價值，也具有現實意義，特別在澳門本土文化的發展上，因本土知識體系內容的豐富而使本土文化的內涵越發豐滿，越能凸顯箇中的人文精神和突出的普遍價值。

（作者為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歷史文化工作委員會主席。）

戰後，我重返澳門，新橋依舊，竹林寺依舊，只有「竹昇仔水」的喚賣聲永難再聞。……聽師娘、吃宵夜都成了美好回憶。

竹昇仔水何處尋？

李烈聲

儘管我並非在澳門出生，但是，我承認我是澳門人，數十年來，我望門投止，天涯飄泊，許多棲遲過的地方轉瞬忘卻，而澳門卻是遺忘不得，其中一物，便是「竹昇仔水」。

在致用學校我初學為詩，其中「家近竹林草木香，夜來擔機聽師娘」二句，曾得到老師的嘉獎。我的童年是在新橋地區度過，詩中的「竹林」，便是至今猶存的竹林寺，修篁千章，掩映成蔭，暑假時期，炎炎長夏，我躲進竹林寺中自修看書，直至夕陽西下，回家吃晚飯。澳門水產豐富，蔬菜廉宜，晚飯豐盛可口，飯後，我汲了井水，把門前的碎石路灑水，暑氣頓消，母親便把架步安排好，準備聆聽師娘歌喉。

幾個慣於在新橋地區「兜生意」的師娘，手抱秦琴或二胡，一面走動，一面彈奏着粵樂《春風得意》、《貴妃醉酒》等小曲。這些師娘雖被稱為「盲妹」，其實並非全盲，只是視力不及常人而已，在墨晶眼鏡遮掩下，街頭的一切，其實盡在她們洞悉之中。行走江湖多年，她們很容易看出誰是藉詞漁色之輩，誰是真正知音之人。主顧挑選師娘，師娘也挑選主顧。幾個家庭主婦商議數語，便決議錢錢聆聽誰的南音。

那個時段，才是主婦的最享受時候，晚風習習，暑氣全消，明月在天，蟲聲遠送。師娘揮弓而歌，什麼《客途秋恨》、《夜弔秋喜》、《寶玉哭靈》等名曲次第出台，師娘琴藝精湛，歌喉醇美，大家都認為是一種無上享受。幾支名曲唱罷，師娘疲憊不堪，需要歇息一番。正當此

時，街上便傳來販賣宵夜的喚叫聲，有賣鹹肉裹蒸糉子的，有賣渣咋的，有賣雞蛋腐竹糖水的，有賣鮮蝦雲吞（餛飩）麵的，而我最歡喜則是「竹昇仔水」。

一碗不放澆頭或水餃、雲吞的麵條，許多地方都呼之為「陽春麵」或「淨麵」，而澳門人則呼之為「仔水」。仔水之名由來已久，我無暇找尋其起源。不過那時我的一個女同學劉仙的母親以喚賣「竹昇仔水」而名揚新橋一帶。她家只是獨沽一味賣仔水，麵條都是使用竹昇按壓出來的，鄰里則呼她「竹昇婆」。

廣東人吃雲吞麵，以其有肉有蝦，價廉物美，但嗜食仔水者不多，有人認為仔水只是一把麵條放在一碗熱水中，有何滋味可言？

新橋竹昇婆的仔水並非如此，有幾樣特點：

她家的麵條是由竹昇婆每天坐上竹桿一上一下壓出來的，決不偷工減料，這是廣東古式製麵方法；但到了民國時代，已有製麵機器面世，由於機器製麵，節省勞力不少，澳門市上普遍多用機製麵條。廣東人嘴巴「招積」，認為機製麵條難與竹昇麵條相比，竹昇麵條有韌勁，遠比機製麵條可口。不過麵食賣不出好價錢，若耗費大量勞力做竹昇麵，小生意的算盤打不來。

其次是她家湯水清甜澄澈，湯上沒有一點油星，可見底，不似一般麵湯渾濁有如一灘泥漿，單論賣相已是勝人一籌。最後是碗中幾片青菜。一般麵家賣仔水，多不肯放青菜，幾片菜葉雖然不值錢，但是，一撮淺黃色麵條中飄現幾片翠蔬，份外賞心悅目，好感大增。與

我有同好者大不乏人，竹昇婆就靠這碗仔水擔起一頭家。

澳門基層人民都是依賴一技之長而養家，竹昇婆每晚都擊打兩片厚竹片，有時也粗聲粗氣喚賣：「竹昇仔水！」有一天，竹昇婆那副粗聲粗氣喚賣聲沒有了，取而代之者是同學劉仙，她比我高一班，是校中高材生，她陰聲細氣喚叫：「竹昇仔水！」母親問她：「竹昇婆呢？」劉仙羞人答答說：「我媽病了，由我賣麵。」再問才知道劉仙是獨生女，父母親經營竹昇雲吞麵檔，白天製雲吞，打麵條，晚上挑擔到中區擺賣。數年前丈夫病故，妻子獨力養活女兒劉仙，但人力不足，做不來雲吞，只能做竹昇仔水維持生計，終於積勞成疾，病倒了，白天勉力製造竹昇麵，待女兒放學後代替媽媽上街販賣。鄰里們只好歎一聲：「傷哉貧也。」

鄰里們到她家中探病，回來後報道說：竹昇婆扶病打麵，白豆大小的汗水不斷從額上冒着，我們吃進口中的仔水，其實是吃着她的性命。那時候，澳門市面不景，澳門並無福利制度，看到鄰里處境困難，也是只好同情解慰一番，不能作什麼具體幫忙。不久，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食糧和燃料價格飛漲，澳門淪為餓鄉。澳葡把饑民遣送回珠江三角洲，我家也加入這返大軍，鄰里星散。珠江三角洲戰火紛飛，我家輾轉鄉村求生。聽師娘、吃宵夜都成了美好回憶。戰後，我重返澳門，新橋依舊，竹林寺依舊，只有「竹昇仔水」的喚賣聲永難再聞。

（作者又名李瑞鵬，詩人，九十歲，作品會多次獲獎，並有作品結集。）

「黑狗從不敢靠近鵝，只是垂着尾巴躲在我身後……到了農曆新年，有尊者氣派的鵝，亦逃不過被宰殺的命運。」隨着一味「碌鵝」端上，作者見桌上一道菜，憶起青蔥之年時與鵝的一二事。伴着淡淡鵝香的，是永遠快樂的童趣。

——編者

唯「鵝」獨尊

清水河

春節期間，幾個中學同學想在故鄉廣州相聚。

周君準備了一隻家養的黑棕鵝，說是一女同學從老遠的山上弄來。當晚，周君還親自做大廚，做了我最喜歡吃的「碌鵝」這道菜。當「碌鵝」一上餐桌，鵝肉飄香，令我食指大動，忍不住立即下箸。鵝肉有清晰的紋理，我咀嚼時感覺鵝肉香味盈腔。周君看我一臉滿足的樣子，知道他的努力沒白費，笑着和我碰了碰杯。

一杯酒，一塊鵝肉，勾起我不少關於鵝的童年回憶。

我的童年在七十年代百物貧乏的中國內地度過。那時候，過年的團年飯，沒有什麼山珍海味，都是靠家養的鵝充當餐桌上主角。那時候，夏季將過，父母從鎮裏唯一市集買了四隻雛鵝回來飼養。至於父母為什麼買四隻而不是其他數目，我至今還弄不明白。那時候，我放學後最大任務，便是趕鵝去河邊或收割完的稻田裏吃草或稻穀。我將這項任務稱之為「放鵝」。在河邊「放鵝」時，鵝比鴨聽話，不像鴨一見水便跳下去不願上來，而是沿着河邊吃青草。當鵝吃完青草，大多會跳進河裏吃一兩口水又自覺爬上岸。當鵝漸漸長大，身上的黃毛脫落，換成灰白色的長長、硬硬的羽毛時，走起路來一挪一挪，穩重而優雅，有如粵劇裏的大官出場，一副捨我其誰、唯我獨尊的氣概。更令人驚奇是，當鵝看到陌生人或動物時，一點

都不懼怕，反而張開翅膀，伸長脖子，嘴裏不停發出「呵呵」的叫聲。鵝的叫聲有如戰鬥的號角，令陌生人和動物都退避三分。當鵝羽翼漸豐的時候，秋收的水稻剛好收割完畢。

在秋收完畢的稻田裏，像紫雲英的雜草，終於擺脫了水稻的壓迫，野蠻地生長。這時，稻田像五顏六色的花花世界，令人陶醉。在這秋高氣爽的季節裏，我大多會約一名小夥伴到稻田裏「放鵝」。在稻田裏「放鵝」，我和小夥伴只需把鵝帶到稻田裏，然後各自找兩紮已曬乾的禾稈，躺在上面，貪婪地看着從垃圾堆檢來已殘缺不全的小人書。而鵝一踏入五顏六色的廣闊田野，便很專注地啄食農民收割後遺下的稻穀，以及混雜在紫雲英中嫩黃的小草。當鵝吃飽後，會在稻田裏肆意展翅，互相追逐。

農村霸者

在稻田裏，除了我、小夥伴和鵝之外，還有不少諸如蛇、老鼠以及麻雀等的覓食者。當然，像老鼠和麻雀的「鼠雀」輩，一見我們和鵝闖入，便化作鳥散，只有花蛇還敢固守着自己的領土。有一次，正在啄食的鵝驚動隱藏在紫雲英裏面睡覺的五花蛇。五花蛇顯然不滿意入侵者的騷擾，牠昂起頭來，伸出長長的蛇舌，試圖嚇唬正在覓食的鵝群。但四隻鵝似乎並不害怕五花蛇，牠們一起向五花蛇發出「呵呵」的叫

陣聲。五花蛇被鵝這種反客為主的行為徹底激怒了，牠一下子竄向其中一隻鵝。這隻平時走路慢條斯理的鵝，竟然迅速張開翅膀往後退。而另外三隻鵝迅速張開嘴，一齊往五花蛇身上亂啄。有一隻鵝成功地用嘴叨起五花蛇的尾巴。當五花蛇轉身想咬這隻鵝時，鵝突然用力把五花蛇狠狠地扔到稻田上。五花蛇敏捷地翻身準備攻擊這隻鵝時，在另一方向的鵝迅速叨起五花蛇，扔向空中。四隻鵝從四個方位合圍輪番進攻，將五花蛇叨起來扔來扔去，像耍猴子一樣。最後，五花蛇可能受傷了，可能疲倦了，更可能是害怕了。牠趁四隻鵝再次合圍進攻時，箭一樣地衝出包圍圈，翻過田埂，鑽進稻田邊小河裏。看着五花蛇狼狽逃走，四隻鵝張開翅膀，向小河方向發出「呵呵」歡呼聲。我和小夥伴看着這場鵝蛇大戰，差點嚇壞了。我第一次感受到鵝的威武威壯。

相對而言，我第二次感受到鵝的威武威壯則有點自作自受。那一次，我相約小夥伴到田裏「放鵝」。當同學的家鵝看見我走近牠們時，竟然發出「呵呵」的警告聲。我用手中趕鵝的小竹竿，故作憤怒地指着牠們說：「凶什麼？信不信我宰了你啦！」誰不知小夥伴的家鵝似乎聽懂我說話一樣，很有默契地一齊撲上來，對着我大腿亂啄、亂擰。我痛得即時「啊」一聲，彈開了。小夥伴的家鵝似乎還不甘心，追趕過來。幸好小夥伴用小竹竿把鵝攔住，我才可脫身。當我把



褲子往上一拉，看見大腿上有幾處「紅花」。小夥伴幸災樂禍地說一聲「活該」。

在農村，鵝和狗各為「三霸」之一，但體型更大的狗和鵝一起時，似乎亦要退讓三分。我「放鵝」時，家裏的黑狗有時亦跟隨，但黑狗從不敢靠近鵝，只是垂着尾巴躲在我身後。我不明白平時看見陌生人時凶神惡煞的狗，竟然亦把鵝放在「尊者」的位置，不敢與之爭一長短。

到了農曆新年，有尊者氣派的鵝，亦逃不過被宰殺的命運。農曆新年，若家中四隻鵝可健康長大，父母會賣掉其中三隻鵝，只把僅餘一隻鵝用來做團年菜。母親一般會用鵝做兩道團年菜：「碌鵝」和「鵝雜掌翼炆芋梗絲」。

「碌鵝」是廣東南番順一帶的名菜。母親首先將宰好的鵝取出內臟，斬掉掌和翼後，再用少許鹽腌好掛起晾乾。當鵝晾乾後，母親把鵝放進燒紅的大鐵鍋裏，用細火慢慢煎。當鵝在大鐵鍋裏煎時，母親很有耐心地不停地用手翻轉鵝，直至鵝表皮金黃、金黃。廣東人把物品不停翻轉的動作叫做「碌」，「碌鵝」的名字可能因此而得名。最後，母親把從屋後挖來的檳榔芋頭去皮、切片鋪在大鋁盤上，然後把「碌」得金黃的鵝斬件後放在芋片上，再放進大鐵鍋裏，隔水大火蒸二十分鐘後，淋上芡汁便上桌。母親所做的「碌鵝」，鵝肉有韌度，我越咀嚼越覺得有味道，不

想馬上把鵝肉咽進肚裏。而滲滿鵝肉汁的芋頭，入口即溶，一不小心已滑進肚裏。今天，大酒樓裏所謂「碌鵝」，用的材料大多是速成鵝，飼養日子不長，鵝皮下脂肪太多，肉質鬆散，咀嚼起來有如吃油豆腐，口腔裏盡是油脂，令人淺嘗輒止。

另一道「鵝雜掌翼炆芋梗絲」菜，更是化廢為寶的傑作。芋梗絲是母親把新鮮的芋梗，削掉表皮後再撕成絲，曬乾而成。做這道菜首先用鵝油把薑片及鵝掌翼炸至金黃，放入已浸泡好的芋梗絲大火煮半小時後，放入鵝內臟再煮十分鐘，「起菜」前放入米酒、醬油及糖調味便大功告成。這道菜主角雖是鵝雜和掌翼，但吸收了鵝油和鵝雜肉汁的芋梗絲，更值得品嚐。可惜，自我離開家鄉後，再沒有嘗到這道家鄉菜。現在大酒樓出品的鵝掌翼煲，大多會用冬筍或花菇作配料炮製而成。或許，現代人覺得芋梗絲難登大雅之堂吧。

鵝有傲睨一切、不懼強敵、唯我獨尊的特性，是五禽中的尊者；鵝肉則有異於其他禽類的特殊香味，令人回味無窮。更重要是，無論在稻田裏勇鬥五花蛇的鵝，抑或成為餐桌上美味佳餚的鵝，都能撩起我快樂童年記憶。

（作者為專欄作者。曾多次獲得澳門文學獎，著有散文集《恍若煙花燦爛》。）

伶仃洋黝黑的胸腹卻好像隨着呼吸，不急不緩地起伏，是那樣的悠然，如一首愜意小夜曲，全然不顧船上那個心頭七上八下的我……這片亘古不變的蔚藍，閱盡了歷史風雲，飽覽了人世滄桑，又豈是我們強加的「伶仃」二字就能囊括她的前世今生？

船過伶仃洋

譚健欽

十二年前仲夏，我和妻子剛到澳門落腳。她娘家在香港，我父母則在廣東新會。當時我供職科大醫院，夜晚常要坐巴士穿越大橋前往氹仔離島上夜班。巴士沒有直達醫院的，一般都在山腳下停站，我就乘着夜色，翻過小山坡，蹣跚走到目的地。

山坡右側是片小樹林。荒蕪的月色、縹緲的街燈、深邃的鷺鳴，還有夜風拂過樹梢時發出的嘶啞沙沙聲，總讓我心有戚戚。在這座人生地不熟的小城，我和妻子相依為命，但她的存在並沒有多少沖淡我的孤寂。前頭是蒼白、嚴酷的職場，走在霧靄沉沉的大潭山下，形影相弔，不是恐懼突發事件，而是憂愁於自己走在一條通往未知世界的路上，像是刻滿了坎坷，掛滿了冰霜，不知為誰而生，也不知除了愛人，還該為誰而獲得前行動力。

直到有一天，走在半路上，妻子打手機告訴我，她懷孕了。

不是「狼來了」

於是在隨後大半年，我們過得忙碌而喜悅。再翻爬夜間的山坡時，我竟點燃起邁步的勇氣和生活的熱情。可愧疚仍無邊無際，因為沒有充足時間陪伴她。第二年年頭，她腹部已滾圓得很，似乎瓜熟蒂落為期不遠，而我們尚無澳門身份證，她只好篤定回香港分娩。肚子微疼時，她就趕緊前往外港碼頭，坐船



到港島，再轉去觀塘的公立醫院留觀。我每次送她到碼頭，就只能到此為止，只能望着她同樣蹣跚獨行的背影，這背影因為懷着另一個生命而胖了一圈，走得那樣無助、匆忙而笨拙，走向的是一片漆黑而月色不明的海面。

幾小時後，妻子發信息告知我，已安全到了目的醫院，但在海上嘔吐了幾次。醫生說，還沒真到分娩之時。

這種情況往後又發生過幾回。辛苦一輪，當情況穩定後，她又得一無所獲地坐船返澳門。然而，這畢竟不是「狼來了」的故事！

某次，她臨盆跡象似乎呼之欲出，便再次獨自夜航赴港。一去便杳無音信。我一個職場新人豈敢隨意請假？惶惶不可終日，第二天傍晚下班後坐上水翼船，我急切朝香港碼頭進發。

對很多旅客而言，坐船去香港總是帶着一股莫名的興奮，而我卻在緊張和焦慮的煎熬中穿越那茫茫的伶仃洋。船駛出澳門海域後，波浪的顛簸恍若產婦分娩前的陣痛。我透過玻璃窗看見海面閃爍着粼粼不安的銀光，紫藍的天空下，伶仃洋黝黑的胸腹卻好像隨着呼吸，不急不緩地起伏，是那樣的悠然，如一首愜意小夜曲，全然不顧船上那個心頭七上八下的我。閉上眼睛，我極力不讓自己牽掛妻子的陣痛，極力不去揣測可怕的意外。我倏忽想起十七歲時，自

己和母親第一次從家鄉坐船去香港遊玩，大概也經過這片海域。那是香港回歸後的第二年。

記得當年，船駛出新會港，在銀洲湖水面徜徉時，岸邊碧綠的蒲葵便漸行漸遠。船開始加速，很長時間裏，我眼中的海水都是土黃色的，貌似波瀾不驚，直到突然發現海面變得蔚藍、波濤翻滾得彷彿拋起朵朵雪蓮時，就聽到有人喊：「前面就是香港啦！」那，就是有無數警匪槍戰的地方嗎？是明星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地方嗎？是高樓大廈鱗次櫛比的東方明珠嗎？其實，香港給我的第一印象並非來自視覺，而是嗅覺。在碼頭，在銅鑼灣，在淺水灣，甚至在海洋公園，都有一縷香水味飄於空氣中，這種氣味雖然與大自然格格不入，但分明是發達工商業醞釀的怡人氣息，雅而不艷，清而不俗。而當走進下榻的西洋菜街時，又是一番聲色犬馬、燈紅酒綠的世俗景象。

過伶仃洋

十七歲那年，課堂上教了〈過零丁洋〉。老師說，香港澳門附近那片海域也叫伶仃洋，正是當年文天祥被押解北上所經之處。父親則說，當年他姐姐、弟弟就是這樣坐船移民去香港的。祖母去世後，姑媽和叔父就很少回內地了。

時光流淌在我心急火燎趕往香港、尋找妻子的

海上。好不容易登上碼頭，坐地鐵從上環輾轉到觀塘，衝進醫院時，方知妻子尚平安，只是依舊沒有進一步臨盆的跡象。我既僥倖又失望地跟她短暫言語後便不得不告辭。明早的工作在等着我！她挺着大肚子，略顯蹣跚地送我到病區盡頭，也就只得揮手而別。我很想放緩離開的腳步，但深知越走越慢便越被不捨糾纏得死去活來。

幾天後，妻子回到我身邊。又過了兩周，已是元宵後，她腹痛頻繁，變本加厲，於是急忙登上駛向香港的船，帶着志忑獨去。而我，作為初來乍到的受訓醫生，依然沒機會陪她一同前往。

可我強烈意識到她是真要生了，擔心她在路上破了羊水。我想追去。兩位帶教醫生，一個不想放行，而另一位則說，還是放他去一趟吧，人生這樣的機會也許只有一回！幸賴她一句話，我得以在中午到達伶仃洋的海面上。

陽光鋪灑在浪花飛舞的伶仃洋，有種一往無前的感覺，我這次還留意到鷗鷺翱翔、島礁星羅棋布，



黃昏下的伶仃洋（明報資料室）

想起在港島紅棉路舉行簡單婚禮時，路過的陌生人對我們發出由衷的祝福，暖意遂油然而生，我不再糾結於「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裏歎零丁」，反倒吟哦曹孟德北征烏桓、東臨碣石時揮筆的「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

上岸後撥通電話，知道妻子已進產房。當趕到醫院時，護士把一套白色防護服遞給我，我便守護在妻子身邊，守候嬰兒的降生……

他，在下午兩點呱呱墜地。而我，沒來得及跟疲憊的妻子多說幾句，沒來得及多看熟睡在保溫箱的兒子一眼就匆匆而別，坐船回澳了。畢竟明天沒假期。

傍晚的夕陽尚未燃燒殆盡，只是把熾熱的身軀頑皮地浸泡在伶仃洋廣袤無垠的懷抱裏，恍若搗蛋的嬰孩在大人臂彎裏撒嬌。我陶醉在這夕照和浪花的歡騰中，陶醉在蔚藍清澈的海水裏，看海波時而醉態百出時而正氣凜然，時而偃旗息鼓時而洶湧澎湃，一瞬



專題：澳門作家筆下的文化風情

間，我就把「湫湫」兩字聯成兒子的大名。

然而，伶仃洋畢竟是伶仃洋，她帶給我歡樂，也助燃我的傷感。

不再孤苦伶仃

在兒子出生後的數月內，我頻頻穿梭於伶仃洋，很想多陪陪他們母子，可惜這奢侈的願望常大打折扣。早上來，晚上去。晚上聚，早上別。這珍貴而短暫的相聚經常還是借了下班賺來的休息。有一回，我準備上船回澳，妻子轉身抱着兒子往回走，兒子突然從她肩膀後伸出小腦袋，頂着那藍色嬰兒帽，眨都不眨地盯着我，小嘴抽動了幾下，像要說什麼。我望着他晶瑩透徹的眼眸在人潮中慢慢被吞沒，望着他的小藍帽在人海裏悄然躲藏，淚水不禁灌滿眼眶。我強忍着，直到在船上才把五味雜陳、滂沱而下的酸楚傾瀉給伶仃洋。

這片亙古不變的蔚藍，閱盡了歷史風雲，飽覽了人世滄桑，又豈是我們強加的「伶仃」二字就能囊括她的前世今生？

兒子兩歲時仍在牙牙學語，咬字不清，似乎沒什麼語言天賦，但就有那麼一天，我別他而去走到門口時，他從妻子懷裏猛地伸直腰身，準確無誤地衝我喊了一聲：「爸爸！」那天晚上，伶仃洋收穫了我許多欣慰甚至狂喜的淚光。

後來，一家人才終於在澳門過上安穩的日子。而不管是小團圓還是大團圓，伶仃洋都是不折不扣的見證者。

兒子六歲那年獲得全澳繪畫一等獎，我參加完他的頒獎典禮，便坐着妻子的車趕去碼頭，計劃翌日參加香港的醫學會議。在我下車的一剎那，兒子把他的畫作塞給我，我這才注意到他的得獎作品：那是一片蔚藍的波濤，其上有一艘劈波斬浪的白船在海鷗和海豚的伴舞中駛向大三巴牌坊，而船裏坐着四個人，兩大人，還有一男一女兩小孩。「爸爸，早點回家！」兒子道。我喜滋滋地在船上望着遠去的澳門航燈，心中泛起漣漪，那是一個個圓圈，緊密而永不散亂的圓圈。

當時，湫湫的妹妹湫檸已兩歲。她在澳門出生。因為我不願讓妻子再受懷孕顛簸之苦，更不願再忍受骨肉分離的切膚之痛。

近年來，新冠疫情此起彼伏，出門多有掣肘，而那片品嘗過無數生離死別、潮起潮落的伶仃洋仍在大灣區的後院氣定神閒。我無意怪責她的阻礙，只願疫情早日消弭，只願伶仃洋上不再瀾漫淡淡的孤苦伶仃，只願我能帶着家人跨過奔流於歷史和現實中的伶仃洋，探望久未謀面的親人，撫摸東方之珠的溫潤，再聞一聞那縷久違的香氣。

（作者為鏡湖醫院心臟內科醫生、文學愛好者。）

◎

「這是我第一次認真看爸爸帶有家庭背景的个人資料，目光在兩處地方停留良久：一是『買房六間』——這顯然是我爺爺奶奶的『壯舉』……第二處可謂觸目驚心：『一九五八年九月被定為四類右派分子，降薪兩級處分。』」作者細談祖籍山東蓬萊的穆家、澳門戲劇評論開山者穆凡中先生的動人故事。

——編者

塵世即蓬萊

穆欣欣

為編輯先父穆凡中的紀念文集，找到他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前的履歷，是從他在內地最後的工作單位「三冶」（原中國第三冶金建設公司）調出來的蓋有公章的檔案複印出來。這是我第一次認真看爸爸帶有家庭背景的个人資料，目光在兩處地方停留良久：一是「買房六間」——這顯然是我爺爺奶奶的「壯舉」，就是在大連的這六間房與房前的大院子組成的獨門獨戶院落，裝滿了我們堂兄弟姐妹的童年。第二處可謂觸目驚心：「一九五八年九月被定為四類右派分子，降薪兩級處分。」那年爸爸才二十二歲，從技術員降級為工人。我想這是他經歷過的人生的最大打擊，二十二歲是自認為可以擁有整個世界的青春年華時。四年後在黑龍江齊齊哈爾北滿鋼廠工程管理處「摘帽」（摘掉右派帽子）。當年這樣的政治污點如影隨形，乃至在後來的歲月裏，這段經歷他一句也不願意提及。如果還有機會，我會引用汪曾祺寫進文章的這句話給他看：「我當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爸的一生，苦多於甜。青年時期在大東北土地輾轉漂泊：從大連工業學校畢業分配到了中國最大的鋼鐵工業基地（鞍山）鞍鋼，又開荒於河西走廊西端的酒泉，再去建設東北工業重鎮黑龍江齊齊哈爾市富拉爾基的北滿鋼廠，之後回到鞍山安家，直至八十年代初舉家遷居澳門。那時他已在原單位升任工程師，



專題：澳門作家筆下的文化風情

大家尊稱他為「穆工」，這個稱呼讓我二姐一度以為爸爸做了木匠。

在奶奶固有的傳統思想裏，一直替爸爸不值，因為我媽媽沒生兒子，總說爸爸老了以後去澡堂子洗澡都沒人幫忙搓背。儘管在奶奶的四個兒媳中，我媽和她關係最好。可我知道，爸到了晚年，根本不為沒有兒子遺憾。他說我們三姐妹是他此生最大的成就和驕傲。女婿有半子之勞，至少，他多了一個半兒子吧？後來，他又得了三個外孫。爸的老友、既是編劇又行醫治病的魯洪藝伯伯曾說，穆家三個女兒和三個外孫，是陰陽平衡。



中國戲劇家協會顧問、澳門筆會副會長、戲劇評論家穆凡中先生。（資料圖片）

「買房六間」與爺爺奶奶

穆家祖籍山東蓬萊。沒錯，就是傳說中的三座仙山之一，人稱蓬萊仙境。而在對我來說，塵世即蓬萊，即使我一次都沒有去過這個祖籍地，我的血液裏依然流淌着齊魯大地的仁風俠情。

一九三三年，二十九歲的爺爺穆緒福闖關東到了大連，奶奶陳啟英二十五歲。爺爺奶奶說一口山東話。後來，奶奶成為我的第一個「傳播文化」的對象。不到十歲，我從家裏隨手抓起一本巴金的《秋》讀給她聽，當然聽的她和讀的我不明白這本書說什麼。後來，我又為她讀一本《小公雞歷險記》，奶奶邊聽邊發出「嘖、嘖」的慨歎，人世皆苦，童話世界也好不了多少；不斷讚賞「這本書好」（對比之前的《秋》）。更小的時候，我曾嘗試教奶奶說普通話。反被奶奶搶白一通，理由是普通話哪有她的山東話好聽？她的言行體現出充分的「文化自信」。

爸爸和他的弟弟妹妹們都出生在大連。聽奶奶說，她在爸爸之前生過孩子，沒保住，爸爸成了長子，自然得寵一些。下面的弟弟就是放棄了，到了我姑姑是個女兒，又有了受寵的理由。奶奶生孩子都是在家，沒有接生婆，工具只是一盆熱水和一把用熱水燙過的剪刀。這也是讓奶奶自豪的，說她一輩子沒讓外人看見過「腚」（山東話：屁股）。活到九十三歲

的奶奶二〇〇一年去世，相比起享年七十一歲的爺爺來說，我對奶奶的印象深刻多了。她是多麼強大的一個女人，裹小腳，不識字，從山東到大連，和爺爺養活起一大家人。爺爺做皮貨買賣，奶奶在家照看孩子兼做小買賣，攢了一百大洋，又用借貸方式把一百大洋兌換成更多錢，置下六間房產和一個大院子。五十年代爸爸工作後，在家庭成分一欄填了「商人」，就是因為爺爺奶奶做過小買賣，那時「雇農」和「貧農」都是一清二白的好成分。爸爸沒想過要編謊，卻為此吃了苦頭。

無論處於什麼年代，我們祖輩「買房六間」確實是壯舉，造福穆家幾代人。六間平房在八十年代初趕上「上樓」政策，換成六個單元房外加五千多現金補償。那是「萬元戶」的年代，有一萬元即算富翁。六套房除奶奶自住外，我的叔叔們和姑姑各分一套，穆家長孫即我堂哥也得了一套。

我對六間平房和院落印象深刻。坐北朝南、一字排開的平房，有正房和東屋西屋，正房南面還有一小間房堆放雜物，大家慣稱「下屋家」，後來給了一個親戚住。院子裏種有玉米和向日葵，院門口還有一棵香椿樹。正房的每個窗前都種着一叢月季花，春夏之際，即使沒有精心打理，花開也盛。那時，奶奶把院子出租給街道存放紙皮盒，連帶管理每月收五元，幫補家用。院子空場堆放了好多紙皮盒，擦起來有一

人多高，直接就成了我們小孩子玩兵捉賊遊戲的跳台。每隔一陣子，就有人來把一捆捆的紙皮往外運，奶奶坐守院門口，用畫「正」字計數，這是她認得的唯一一個字。院子在白天是我們孩子們上躑下跳的遊樂場，在夏夜它成了仰望星空的天然場地；開飯時奶奶把飯桌支在院落，貼餅子熬小魚百吃不厭，如果再插上把陽傘就是現在的農家樂餐廳……

爺爺沉默寡言。我對他唯一的印象是他帶我看過電影《列寧在一九一八》，他和我都沒看懂。初到大連時，爺爺先後做過學徒、買賣皮貨，後在當舖工作，解放後當舖歸公家變成了寄賣商店。許是爺爺的原因，大連家裏收有不少青花瓷的器皿，我記得的就有插雞毛捍子的官帽瓶、青花瓷嬰戲圖的大盤子，盤子總是在過年時才拿出來盛餃子。還有貓吃飯的一個碗，是六邊形狀的青花瓷，媽媽每次回大連，都要把這隻碗洗乾淨再給貓用。當我長大後聽到有個「貓抱走碗留下」的故事時，不期然地想到了大連的貓和牠的青花瓷飯碗，沒準兒那個碗是價值連城的文物呢。這些瓷器的下落是被奶奶一點點變賣了，更準確地說讓人家低價收走了。爺爺不在了，家裏沒人知道它們的價值。到我長大看到北京故宮專題文物展中那些青花器皿，是如斯眼熟和親切。如果說我小的時候家裏有吧，別人一定認為我這牛皮吹大了。

爸爸和父母弟妹的緣分不深。從工作後他就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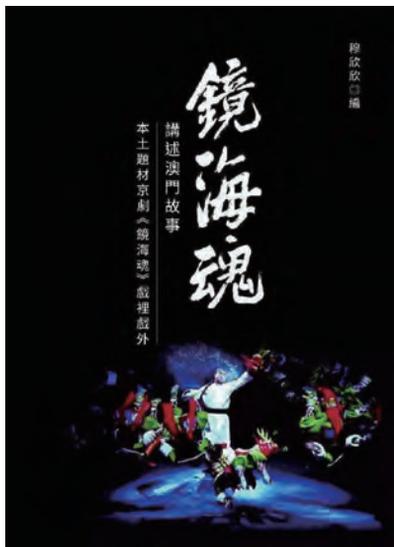


直生活在大連之外的地方，中年時和自己的小家一起遷到了離大連更遠的南國之濱澳門，度過了她的下半生。但大連永遠是家，春節或暑假我們都要在大連過。遷居澳門後，必不可少的是爸爸每年要往大連探望高堂老母。他在給友人的信中曾提及「父母在，不遠遊」，有深深的愧疚。他又曾以《四郎探母》中的楊四郎自比：「楊四郎心中似刀裁」——每次他們母子分別時的感受，不知道哪一次分別就是母子訣別。每月往大連寄錢，奉養老母幫補弟妹，是父母多年的習慣。父親退休後，就由我們姐妹三人負擔這筆費用，奶奶的晚年一直用着兩個保姆日夜伺候。

從愛戲到澳門戲劇評論開山者

身為家中長子的爸爸，也曾經任性。像每天放了學到戲園子，為有地位有錢看戲的人先佔上好座位，等到開鑼戲唱過真正的角兒出場這些人才來看戲，以顯示有身份，而爸「勞動」所得也只是為了不花錢看戲。這個有五個孩子的七口之家，日子很難和舒心寬裕沾邊兒。奶奶說我二叔長到七八歲，見了蘋果都不知為何物。爸爸是長子，不說放了學做點零活兒幫補家用，也是有照着弟妹妹之責。看來，爸爸沒這份覺悟。奶奶對一個人最高的評價是會不會過日子。整天看戲的爸爸，在奶奶看來「不是個過日子的人」，喜歡「一點點微微」（小資情調）——奶奶也這樣評價

過我。某天爸爸從戲園子回家，奶奶氣不打一處來，一巴掌把爸爸打得磕在了水缸沿兒上。而在爸爸天天到戲園子看戲這件事上，我爺爺是表了態的：「看戲不會學壞，戲裏有忠孝節義。」爺爺念過小學，深受小傳統文化浸染。這樣一來，爸爸看戲似乎又成了天經地義之事。我爺爺的開明，成就了爸爸無戲不看的觀劇基礎，經年累月地曾看過今天早已失傳的老戲，決定了他一生擇一事的所愛，所學土木工程專業只是養家糊口的飯碗。爸爸被稱為澳門戲劇評論的「開山者」。除了評論，他也是寫作的多面手，「摘帽右派」這個政治污點一直無法抹去，但當時的領導識才重才，七十年代後爸爸被破格吸收進工宣隊搞創作，其間寫過話劇、相聲、快板書、宣傳文等。一九八八年爸爸在澳門寫了劇本《撞鐘寺軼事》，以文物保護為題材，獲（澳門）藝穗會全澳劇本創作比賽公開組第二名（第一名從缺），這劇本今天讀來仍然幽默辛辣，不失現實意義。到了晚年爸爸曾擔任廣東省戲劇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戲劇家協會顧問、澳門華文戲劇學會主席等職務，不少戲劇名家都是他的摯友。他不依附任何團體、不屬於體制內人，評論論戲從來都是有一說一，既獨立又獨到，澳門大學的朱壽桐教授稱他為「戲劇神人」。澳門戲劇教育工作者周樹利先生說：「穆凡中先生走後，澳門再無說真話的戲劇評論。」



戲曲程式的創造和創新都應是從傳統中「化」出來的。圖為作者編劇的澳門故事京劇《鏡海魂》。(資料圖片)

戲曲程式創造從傳統「化」出來

爸爸強調戲曲程式的創造和創新都是從傳統中「化」出來的。我編劇的澳門故事京劇《鏡海魂》有一段龍田兄弟以酒為沈志亮壯行的戲，爸為導演和演員點讚後，直接說出這是譚鑫培在《惡虎村》中創造的拋酒罈子武打的技巧，裴艷玲在《醉打蔣門神》中也使用過。一齣老戲《金沙灘》他可以羅列出四個劇種的表演。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是他看戲評戲的獨家秘訣。

我比爸爸幸運，看戲在我們家是比天大的事，我有逃學看戲的特權。當時據說是奶奶親自去為爸爸報讀了理工科專業，不識字的奶奶見解過人，認為「畫圖」（建築和土木工程）是門手藝，風不吹日不

曬，從最現實的自立門戶、養家糊口考慮，畢竟看戲不能當飯吃。後來家裏有了電視，播戲節目她幾乎從不錯過。有一次堂哥說看不懂，奶奶不屑地反問：「就這個都看不懂？」奶奶哪裏是不愛看戲，只不過在看戲和吃飯上，她選擇先吃飽飯過日子。

奶奶會做人，和街坊四鄰相處和睦；反應快，做事不拖泥帶水；政治覺悟高，做過街道治保主任，是最早的「朝陽群眾」。改革開放之初，香港的媽媽可以回內地探望我們，從香港帶回來的衣服最受歡迎。媽媽揀出一些帶回大連，分給我們的堂姐妹；好吃的港貨食品也不忘帶給奶奶嚐嚐。但這些東西都被奶奶鎖進了那個紅木大櫃子裏，每隔一段時間拿出一些來分給她認為該給的人。更讓人想不到的是，時年七十多歲的奶奶竟然又做起了「二手衫」買賣，港貨衣服在當時來說無異於「奢侈品」。奶奶的生意頭腦，沒有遺傳給爸爸。爸爸學的专业是土木工程，先後在澳門兩家建築公司做事，和房子打了多年的交道，即使在房地產市道最好的時期，他也從沒動過炒房的念頭，他是很早就堅信房子只住不炒的理念。

爸爸用一生告訴我們：「人一定要愛着點什麼！」

（作者為澳門作家、中國文聯第十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戲劇家協會理事。）

二〇二二年六月於澳門

藍丹花、細雨中的梔子香是一座廢園、把雪松種上天空、
題新加坡詩友白鷺圖，澳門大學中文系教授龔剛為我們奏出瘟疫
時期的藍調。

——編者

瘟疫時期的藍調（組詩）

龔 剛

一、藍丹花

我能把大海的記憶插在陶瓷花瓶上嗎
這莫名憂傷的蔚藍
不可打撈的故事，漂流的荒蕪
海平線，為更大的虛空劃界

從黃昏出發
奔騰的潮水，正在營救
最後的蔚藍

逆光中的蝴蝶
匯聚成風暴的末梢

一片片藍色的翅膀
在陶瓷花瓶的上空飛舞
大海的回聲，來自深藏的孤獨
如此絢爛

二、細雨中的梔子香是一座廢園

逼仄的石階滴滴嗒嗒地攀升
大炮台在故事的盡頭

涼茶舖，甜品店，藥房
拾級而上

居民樓的門洞

在一把把雨傘下歇腳

細碎的落花在鐵絲網後

鋪開一層薄薄的地毯

白色的秋千椅

傾聽着隨風起伏的童年

細雨中的梔子香是一座廢園

瑪格麗特在每一個轉角屏息

她的一襲白色西服的梁家輝

已在警匪片中淪為奸角

萊昂納德·科恩仍在執着地抒情

「你已經愛夠了，

現在讓我做你的情人」

三、把雪松種上天空

把雪松種上天空

把紅印蓋到魚背

未知的使命，驅動着造化

遠山在一萬年之前

從南向北的風

見識過洶湧大海

所有的島嶼，在人類的汪洋中

執着地選擇孤獨

漫長的大橋，讓時間現形

船與橋墩，投影在水面

如同秒針撞擊時針

春樹滿山，凋謝的記憶

凋謝在記憶中

瘟疫，戰火，所有內心的傷口

會在夏天來臨前結痂嗎

從未讓生命紮根的石頭

比一切生命更久遠

人間的悲歡，是一場大雨

淋濕了每一個人

四、題新加坡詩友白鷺圖

白鷺斂翼

任雨點滑落

細長的腿

撐起從天而降的初夏

水面下的魚

窺伺着充滿誘餌的人間

準確地銜住

每一顆試圖潛逃的雨珠

轉眼即逝的水圈

經營着未圓的夢

水草長勢喜人

與白鷺相互靠近

守住世界的一角

比夏禾更加青翠

卻無關豐收

無關悲喜

馬六甲是百年前的流放

執着地相信眼淚，這沿街的

雨樹

這沿着羽毛滑落的

抓不住的憂傷

（作者為澳門大學中文系教授、
南國人文研究中心學術總監。）

詞彙同語音一樣，港澳粵語嘅分別都係限於個別嘅字詞或文化嘅唔同，未具備成系列兼有預測性嘅差異，正正就係呢啲字詞讀音嘅差異，構成港澳兩地嘅粵語上嘅特色，就要努力去保育同活化。

澳門粵語

歐陽偉豪

香港地，出外靠朋友，澳門街，亦都係出外靠朋友，多謝澳門兄弟送上《澳門粵語》（羅瑞文著，二〇一八，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令我有機會同大家分享澳門粵語嘅特色。

首先，熱吓身。香港地（讀 de:ŋ）用地，而澳門街用街。起初，我一聽澳門街以為澳門有條街叫澳門街，後嚟先知道同香港地嘅用法一樣。

我哋從語音、詞彙討論吓港澳嘅差異。澳門粵語嘅語音基本上同香港嘅粵語一樣，即係聲母、韻母、聲調系統一致，稍為唔同只係個別字詞嘅語音唔同，而唔係成系統、成系列嘅唔同。

最為人熟悉嘅港澳區別就有呢幾個例子：嗰邊、揸掣、舀湯、踩單車。嗰邊嘅嘞，澳門、香港都讀 go:2，但係澳門多一個音讀哥（go:1），即：哥邊、哥度。有時，喺澳門仲會聽到讀成撈（lou:1）邊或者 lu:1 邊。揸掣嘅揸，香港讀 gam:6，澳門除咗 gam:6，仲讀成 am:6。舀湯係書面語，香港同澳門都有筆（bat:1）湯嘅讀法，而澳門亦經常讀做忽（fat:1）湯。至於踩單車，香港同澳門都讀 cai:2 單車，但澳門仲多個音，讀端（jai:2）單車。點解港澳有呢啲異讀，就要留待日後研究。

另一個原因港澳唔同就係所謂嘅「隨意變讀」，例如：澳門嘅「高士德大馬路」，士經常讀做市（si:5），而唔係讀事（si:6）；又例如氹仔嘅「徐日昇寅公馬路」，寅讀做賢（jin:4），而唔係讀仁（jan:4）。呢兩個例子你可以話係讀錯，至於係咪真係讀錯，要睇埋其

他出現呢兩個所謂錯讀字嘅詞語係讀咩音，如果只係呢兩個專有名詞先讀呢個所謂嘅錯音，可能係基於歷史文化或通俗等因素，好難一概而論。總之，嚟香港，我哋就會讀做士（sib）、寅（jan4）。另一個誤讀嘅例子就係「刪除」，可能係有邊讀邊，澳門粵語將刪讀成冊（caak3），而香港就必定讀山（saan1）。

語音亦都可以受鄰近方言影響，例如：夏枯草、枯葉嘅枯，香港同澳門都讀做夫（fu1），但澳門仲會讀做箍（kui1），原因係係咗中山、珠海、四邑，枯嘅聲母係ㄨ，所以因為語言接觸，澳門人就將枯讀做箍（kui1）。頒獎嘅頒澳門除咗讀 paan1，仲會讀 paan1，翻查《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對照》，台山、開平、四邑都係讀送氣嘅 pʰ，呢個送氣音有可能轉移到部分嘅澳門人。嚟香港，要去到七、八十歲嘅老人家先聽到佢哋會講頒（paan1）獎，可能亦係受以上地方嘅方言影響。

以上港澳嘅語音差異，只係零散個別字詞，而未能有成系統嘅唔同，至少嚟聲母、韻母、聲調上，兩地嘅粵語都係一樣嘅。

除咗字音上港澳有唔同，嚟詞彙上都有，意思係指同一樣事物，澳門用一個字詞，香港用第二個；又有啲情況，某啲事物淨係澳門獨有，所以只有澳門嘅叫法，而有香港嘅叫法。就以澳門呢個專有名詞為例，點解有時會睇見寫做濠江？原因係澳門從前盛產

生蠔，所以叫濠江、蠔鏡、蠔鏡澳；又因為蠔唔似一個地方名，而澳門地處珠江港口，之後就改寫成濠江。另外，澳門有個舊名叫梳打埠，因為澳門娛樂事業發達，而梳打係用嚟清潔，所以梳打埠喻作荷包因娛樂而被清潔，財金散盡嘅意思。另一個澳門獨有嘅蛋撻叫葡撻，蛋漿上面有燒焦嘅糖膠，據聞由葡萄牙傳過嚟，所以就叫葡撻，而家香港都有呢種做法，都係叫葡撻。

至於同一事物唔同叫法嘅例子就比較多，最廣為熟悉就係擦膠，港澳有擦膠嘅叫法，但係澳門仲可以叫膠擦。店舖嘅叫法，香港叫燒臘舖、燒臘大王或者燒臘專家，澳門叫燒臘家，舊時紅街市有間「和記燒臘家」。有時港澳兩地發展速度唔同，舊時兩地都有賣山貨嘅店舖，即係用植物嚟做嘅日用品，例如：藤籃、竹蓆、葵扇、蒸籠等，香港發展得較快，改用雜貨店嚟做統稱；而澳門較慢，仲可以維持山貨嘅叫法，例如：「廣發山貨號」，呢啲山貨店以前集中嚟十月初五街，不過而家都日漸式微。

詞彙同語音一樣，港澳粵語嘅分別都係限於個別嘅字詞或文化嘅唔同，未具備成系列兼有預測性嘅差異，正正就係呢啲字詞讀音嘅差異，構成港澳兩地嘅粵語上嘅特色，就要努力去保育同活化。

（作者為藝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前高級講師。）



深圳的 《飛狐外傳》



胡洪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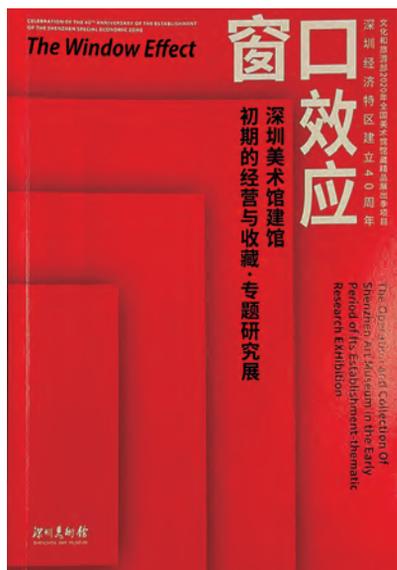
深圳報業集團副總編輯、
《晶報》總編輯

明年四月二十三日是首屆「深圳書市」舉辦四十周年，我正在策劃復刻印行一套明河社初版《飛狐外傳》以為紀念。

二〇二二年三月我寫過一篇〈書市與江湖〉，講述一九八三年發生在深圳水庫邊的故事。那年的四月二十三日，首屆深圳書市舉辦，展銷港版圖書為主的境外圖書一萬餘種，其規模為中國內地一九四九年以來所僅見。書市主辦者利用優惠政策，首次正式進口了十二種香港明河社版金庸武俠小說，開金庸作品內地傳播史上「原版進口」之先河。雖然事先已有種種訂購規定，報紙上對武俠小說與作者也隻字不提，無

奈各方追讀武俠熱情難於抑制，訂數銷量還是大大超過預期。為期一個月的書市總算平穩結束，誰知半年後還是出了亂子——發生了所謂「內參風波」：上面一紙「內參」追究下來，點名說深圳書市上銷售的《飛狐外傳》為宣揚封建迷信之作。單舉出《飛狐外傳》，是因為有記者在柳州書攤上「抓獲」此書，攤主供認其書來自深圳書市。

我來深圳也晚，未能躬逢書市盛況，故事的重述端賴文獻與訪談，其中疑點尚多。前些天新得深圳美術館編《窗口效應——深圳美術館建館初期的經營與收藏·專題研究展》一書，其中影印的一份《關於深圳博雅畫廊在「深圳書市」期間經營港版武俠小說



深圳美術館編《窗口效應——深圳美術館建館初期的經營與收藏·專題研究展》。(胡洪俠提供)

情況的報告》，提供了許多前所未知的細節。

原來，所謂「內參」，是北京一個政策研究機構編印的《情況通報》。那篇令當時博雅書廊總經理雷子源聞之色變的文字，標題為《柳州書攤充斥港台神怪凶殺小說》。原文中列出了十二種柳州街頭所見「壞書」，《飛狐外傳》躋身其中。另外十一種書究為「何方神聖」，報告沒說。

報告解釋說，除《飛狐外傳》外，其它十一種未在深圳書市目錄中發現。報告承認，為書市挑選港版中文小說時，曾選擇金庸、梁羽生武俠小說四十四種進口，主要考慮「在眾多的內容荒誕的武俠小說中，這兩個作者的作品稍好一些（比較而言）」。「報告否認了「《飛狐外傳》來自深圳書市」的說法。書市只為圖書館服務，不接受個人訂購。柳州圖書館書市期間曾訂購十二套武俠小說，所持介紹信上說明是「圖書館藏書」。「這樣看來，柳州書攤上出現的神怪凶殺武鬥小說，不可能來自深圳書市。」報告最後說：「今後，我們將停止這一業務，不再發售武俠小說。」

明年四月二十三日是首屆「深圳書市」舉辦四十年，我正在策劃復刻印行一套明河社初版《飛狐外傳》以為紀念。

④

到底是什麼使得，原
因、哪些元素不安，使
澳門在動盪不近，代
變幻莫測交替，沒有
中盛衰，而沒許多
早世，世界上許
易城市那樣一
振，甚至消亡？

生存之道



吳志良 委員、政
國政協會主席
全門基會
澳委會

澳門自十六世紀中期開埠成為南中國的對外商貿城市，一度發展成為遠東最重要的港口，屈大均《廣東新語》云：「廣東諸船口，最是澳門雄」，是當時澳門的真實寫照。到印度果阿、菲律賓馬尼拉和日本長崎的三大貿易生命線，幾乎壟斷了中外商品的貿易，令澳門盛極一時，享譽遐邇。

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中華大地上，在明朝閉關鎖國的政治環境下，澳門能夠長期對外通商，實在是奇跡。有人說，澳門是中國最早的特區，看來不無道理。在我們看來，澳門還是早期全球化的結晶。

然而，澳門港城的經濟發展也並非一帆風順，四百多年來經歷了多次的起伏波折。從對外貿易到苦



力買賣，從鴉片交易到博彩業的興起，再到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的出口加工業繁盛和回歸後博彩業適度開放之後的經濟蓬勃，期間也經歷了無數次的衰退和敗落。在政治上，中國和葡萄牙的關係亦隨着國際形勢的變化時好時壞，特別是香港被英國人侵佔之後，兩國的關係急轉直下，時任中國海關監督的赫德，曾一度建議恭親王從葡萄牙人手中購回澳門。更早的時候，荷蘭人、英國人也覬覦過澳門，希望將澳門從葡萄牙人手中奪過來，成為其對華貿易基地。

但是，令人驚歎的是，無論世界形勢怎麼變化，中國如何改朝換代，但彈丸之地在歷史長河中神話般地生存發展到現在，最終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

澳門的經濟一向隨波逐流，直接受國際形勢和國內時局的影響。政治上，澳門不僅要在中國和葡萄牙關係的夾縫中尋找生存空間，作為國際網絡中的一員，還時常受到世界局勢的左右。到底是什麼原因、哪些元素使得澳門在動盪不安，變幻莫測的近代史中盛衰交替、生生不息，而沒有像早年世界上許多貿易城市那樣一蹶不振，甚至消亡？

這正是澳門歷史的迷人之處，也是彈丸之地而且城市歷史不長的澳門吸引眾多歷史學家關注之原由。其中主要的原因，我認為有以下幾點：一是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心繫家國，堅守中國民族的認

同；二是敞開心胸，擁抱世界，兼收並蓄；三是抱團取暖，同舟共濟，守望相助。換言之，文化的內在力量，是澳門的生存之道。

家鄉



胡燕青
香港浸會大學
語文中心榮譽作家

懂得的已寄的，
從事就家鄉，
你懂浪家，
當得流了，
來年開始了，
原之一刻，
懂那經只有居到

聖經裏有「更美的家鄉」一語，指的是天堂。年輕時讀到這個名詞，我愣了一陣子。從沒到過的地方何以稱為家鄉？

活了數十年，才體會到此詞之深度。初小時，我從廣州來港定居，父母認為我很快就適應。可惜，我一直沒能擺脫人在異鄉的感覺。「月是故鄉明」，我總覺得自己正活在一個暫時的處境裏。現在退休了，始知這暫居之感並非「離鄉」所致，反源自眼前

一切無法「成鄉」的風景。宇宙那麼大的拼圖中，人類也許都只是些剪出來的人形紙片，四面伸出不規則的棱角，到處放都不合適，只有億億萬萬分之一的一個小平窪，放進去後可以凹凸相連、天衣無縫。小平窪就是我們的「家鄉」。而那地方，不在人間。

聖經又說，我們在世上盡都是寄居的。我們活着，原來就是要慢慢地領會這寄居的概念，好有動力去尋找自己真正的家鄉——上帝。杜甫說他「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把人類的處境全說中了。小學時，我們為了考上好中學努力；上中學了，又為了考上好大學而奮鬥。大學畢業，自然要找一份好工作，拼搏一生——可是，且慢，原來是為了最終退休住個貴價院舍嗎？這高速旋轉的賽道，不知一早已把多少人甩到人生更邊疆的地方去。總之，家鄉永遠只是卡夫卡的城堡，無論對社會精英還是草根百姓來說都一樣，家鄉總是遠在他方的。

人都愛到風景壯麗的地方去旅行，相信這裏面也不無尋找更美家鄉的潛意識。可惜旅遊使短暫之感更強烈，拍照「打卡」實在無法滿足心裏的嚮往。家鄉意味着擁有。可惜誰在瑞士住上三十年，也無法把自己黏牢在一個雪山上，即使他是在那兒出生的，也只能在百年之後重新交出歸屬和擁有之權利。

更離奇的是，人會離開自己生長的地方，嫌其不夠好，希望他鄉更有家鄉感，而這卻是個明顯的悖

論。到你回頭，你曾經住過的地方卻大大地改變了，讓你感到陌生。這與經濟政治和發展都無關，卻與你的童稚相連。原來當你從懵懂之年變得懂事的那一刻，流浪就已經開始了。家鄉，只有到了你停止寄居於世，才會真的回到你身邊。

對敬像反你漢經
處有遠子任自曾
心存永帽。我它
心終因年不北因
於香港，只少也西只
我於意，個誰戴東然，只
於意，個誰戴東然，只
我於意，個誰戴東然，只

任你東南西北風 (代開欄語)



張欣
廣州市作家協會主席

我是受正統教育長大的，所以在香港文化席捲大陸的黃金時代始終保持沉默，感覺說他們是文化沙漠並不為過，除了武俠、言情、鬼神之外，就是搞笑、無聊或者無厘頭、富貴永遠逼人。我當然也不喜歡宏大敘事，但是總認為文化應該有引領大眾積極向上的作用，將「真善美」作為底色的綱常。



然而，多少年過去，當我發現無論有錢沒錢都可以把生活過成一地雞毛；無論我們多麼努力都改變不了什麼只是身心更感疲憊；那些被我們無限拔高的理想主義終成泡影。

我才終於明白了港式文化的真髓所在——它準確無誤地投射出我們內心的荒涼與無奈。

無論是《英雄本色》、《縱橫四海》裏的義薄雲天，還是《甜蜜蜜》、《桃姐》中的一己悲歡；也無論是師太影響一票城市青年價值觀的小說，還是黃碧雲溫柔入骨的小資描寫；以及星爺的功夫天下；報刊上無窮無盡的專欄、八卦、豪門恩怨之血戰到底，無不成為我們今天的心靈寫照。

人們記住的都是港文化帶給我們的幻影，泥沙俱下、露骨畢現、震盪靈魂，都會對當時沉迷於此的自己不勝欷歔。

文化是什麼？就是一種記憶和留痕。

儘管它可以步入頹敗只留下葉倩文的白髮和林子祥蒼老的臉；更像是紀念肥肥的鄭欣宜演唱會；以及識別度有限的各路新星出道，所謂今非昔比概莫如此。可是那又怎樣，月有陰晴圓缺，致使曾經的輝煌猶現燦爛，難道我們要埃及再出現一個金字塔嗎？難道我們要求今人再畫一幅《千里江山圖》嗎？

這樣去理解香港是不公平的，記住曾經本身就是一種美好。

可是我們的文化餘韻又在哪裏呢？又留下了什麼？是否也影響過一代或幾代人？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所以香港文化在我心中一直是謎一樣的存在，在歷經回歸和融入灣區之後它會有怎樣的演變，值得期待。

而我於心深處對於香港始終存有敬意，只因它永遠像一個少年，帽子反戴誰也不愛。任你東南西北風我自漠然，只因為它曾經風華絕代。

◎

別人看到的是，卻才無益
他們身上的「罪」，卻才無益
嶺南百姓看到的，卻才無益
是他們身上的德，並因而獲益無數……

苦難中長出 善意之花



陳橋生

《羊城晚報》編委、
文化副刊部主任

嶺南的兼容並包，與其長期作為貶謫之地息息相關，是在苦難中長出的善意之花。

在很長的歷史時期裏，嶺南都是作為常見的貶謫地之一。這些被貶者，朝夕之間便從政治權力的中心被貶黜到荒蠻的嶺南，心境必然是淒苦幽怨的。然而，事實上，不少的貶謫者，當他們確定無疑地踏上了南下謫徙之路時，也往往能直面現實，較好地完成人生角色的轉換。雖然也有痛苦掙扎，但一旦到了貶謫之地，也能很快融入當地社會，關心民眾、了解下情、交結名士、創辦書院、興利除弊等等。以他們不朽的事功和著述，照亮了自己人生中這段黯淡的歲月，也造福於一方黎民百姓。

這些貶謫者之所以能夠逆襲人生，一方面固然有賴於文人們自我的調適安頓，另一方面亦有賴於嶺南的善意、接納與包容。

在晉代嵇含所著《南方草木狀》中，有則關於「吉利草」的記載，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具體生動的案例：

吉利草，其莖如金釵股，形類石斛，根類芍藥。

交、廣俚俗多蓄蠱毒，惟此草解之極驗。吳黃武（公元二二二—二二九年）中，江夏李侯以罪徙合浦。初入境，遇毒，其奴吉利者偶得是草，與侯服，遂解。吉利即遁去，不知所之。侯因此濟人，不知其數，遂以「吉利」為名。豈李侯者徒非其罪，或侯自有隱德，神明啓吉利者救之耶？

以罪徙嶺南的李侯，以自身的苦難成就了功德，「因此濟人，不知其數」，給當地百姓帶來了莫大的福音。李侯、吉利不是孤例，而是像他們一類的人。於他們，這雖然是不得已的流徙，但因此帶給嶺南的，卻可能是功德無量，是濟人無數。其功德起初可能只是體現於一花一草、一泉一石的細微之間，而後則體現於教授、理政等宏大敘事上。

也因此，嶺南對於這些「李侯者」、「吉利者」，是深具同情，心存感恩的。評論曰，李侯或「徒非其罪」，或「自有隱德」，從而感動神明，得其啟助。其冤情、其德才，足可以感動上蒼，這是嶺南人民對這些「以罪徙」者的真實態度。別人看到的是他們身上的「罪」，嶺南百姓看到的卻是他們身上的才德，並因而獲益無數。嶺南的善意、包容，正是從這一點一滴中積累而成的，是與他們內心的感恩之情緊密連結在一起的。



學子的鄉愁

鄉愁成了遙遠的呼喚

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
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楊紫嫻



我像一隻風箏，每起一陣風，就乘着風飛得遠一些，再遠一些。大概十二三歲的時候，就有一種強烈的衝破故鄉「樊籠」桎梏的欲望在心裏燃燒。「我要走出去，我想去看更大的世界。」一個梳着柔順馬尾的女生這樣在班級的心願牆上一筆一畫寫下。

教室窗邊的芙蓉花開了又謝，女孩拿着當地高中重點班的錄取通知敲了敲主任辦公室的門，告訴他自己想去市裏讀書。那是一座高樓林立、街道整潔的

大都市，令人彷彿以為這裏無人居住。鄉音逐漸消弭在新鮮的面孔和話語中。一日午休，女孩被噩夢驚醒，迷糊中對對床的室友大喊：「滴哈幾多點嘍？」室友愣神了，她又再問了好幾遍，突然猛地反應過來，改口道：「現在幾點了？」悵然間回想，原來鄉愁成了遙遠的呼喚。

高考完的盛夏，知了扯着嗓子在綠蔭中嘶吼，不知道又有多少懷揣着熱烈希冀的青年要走向披着迷人面紗的遠方。女孩喜歡海，她選擇了一座名字裏帶海的城市，再一次背起行囊興致勃勃地出發。

我曾經以為風箏是沒有鄉愁的，可是在斜日西沉時，傍着大山的校園中升起靄靄暮氣，一向很少想家的孩子也會眼角噙淚。黑瓦白牆的老屋、田間泥土中老牛的足跡、菜田中飛舞的蝴蝶……它們之於我，比任何閃耀的霓虹燈、川流的車馬都來得親切和值得眷戀。月亮掛起在山頭，外公趕雞鴨回籠的聲音再次在耳邊響起：「啲——啲——天晚咯——回家咯——」

文化鄉愁

澳門大學中國歷史文化系
吳一怡



余英時先生在《士與中國文化》有言：「文化和思想的傳承與創新自始至終都是士的中心任務。」孔子代表中國文化中「士」的原型，提出「士志於道」，至宋代儒學復興，范仲淹提出「士」應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展現讀書人大濟蒼生的理想和豪情，足見「士」的精神面貌隨中國歷史各個階段而發展。時至今日，中華民族的莘莘學子更稱得上是當代的「士」。

這份綿延五千年的歷史文化落實在當代的「士」身上，便成為一種與生俱來的「文化鄉愁」，是對中華民族的文化和思想的一份思念、眷戀和追慕。唯有透過溯源華夏文化的根源，探究自然萬物與人類文明的關係，通曉古往今來的人事變遷，體會歷史上志士仁人的光輝，方能逐一消弭。作為澳門大學中國歷史文化系的碩士生，這份「文化鄉愁」驅使我深入了解

澳門與中國間一脈相連的歷史文化，而澳門因地勢之緣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門戶，未來我希望繼續秉承士人精神，「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肩負起傳承與創新中華文化和思想的使命！

風暴中釀出了回味

廣州暨南大學
朱霄



廣州的六月風急雨驟，驚雷撞破了沉沉的天空。學校圖書館的頂層霧濛濛的，只聽得水聲嘩嘩，偶有閃電在落地窗外綻開，但內裏的空間卻穩如方舟。走廊中穿行的同學從外面帶來了潮濕的氣息，甚至有淡淡水漬留在剛行過的地板上。

近半年未歸家，母親打電話來，我們皆訝異於這般多雨的南方城市，歎此風暴盛況空前。窗外的暗色濃得化不開，眼前的暴雨替代了記憶裏肆虐的風沙。故鄉的小城居於連綿的山巒中，極少有廣州這般傾倒式的降水。聚居的人不多，大都有些親屬關係。



童年時代，成片的風沙常席捲着小城，暗紅的磚牆經年被刷出了赤黃色。西北的風暴少了這般濕潤的水氣，空氣也不如廣州暴雨膠着，但同樣以大風的天氣給人們帶來意想不到的共處時間。風暴來臨，人們往往居家，任憑外面急驟的天色變化，慢慢享受着難得的時光。

南方殊異。我在纏綿半月的雨天回憶小城的過去，隱隱見得故鄉的人和事，如今倒有了醇香的意蘊。時空穿越南北，在風暴中釀出了回味的情緒。

每逢佳節倍思親

美國博士在讀生
陳路比

一個人到海外求學已有四年，其實有很多生活或文化上的差異已經逐漸習慣。平時忙於學業，連想家的時間也少得可憐。但也總有深夜時份，一個人靜靜望向窗外一輪明月，思緒就會飄回家鄉，想念在地球另一端的親友。

「每逢佳節倍思親」，飄洋過海的學子，才真正理解了從小就熟讀的詩句。自從到了國外留學，就再也沒有機會和家人圍坐在一起吃團年飯，沒有機會

去行花市，沒有機會去討人厭的親戚家「逗利是」。相反新年期間，正是留學生最忙碌要上課的時候。心裏總會大聲吶喊，為什麼過年了我還坐在電腦前寫論文！回想第一年自己一個人在外過年，雖有同學相伴，但總也不及和家人一起吃盆菜來得溫暖。那年哭得太慘了。但後來的每一年，也都就這麼熬了過來。那年的眼淚就變成家人間的一個新年限定版笑話，母親大人總會半開玩笑：「你還記得你哭得多難看嗎！」但我總會看到，她眼角的那一滴不敢流下的淚。

另一個最讓海外學子思鄉的物事，大概就是沒辦法時常吃到熟悉的家鄉味道了。稀鬆平常的一句「得閒飲茶」都變得非常奢侈。我的學校附近沒有太多中菜館，僅有的一兩間，價格不低，也沒有特別好吃。實在想家時，只好約上三五同學，開車去距離學校大概一個小時車程的中國城，吃上一頓好吃的中餐，充好電，再打道回府，繼續努力學習。

這兩年多來因為疫情，一直沒有回家。前幾個月終於訂了回程的機票，每天都倒數回家的日子，太幸福了！

回家了，終於可以得閒就去飲茶。

（本園地公開，歡迎莘莘學子投稿，撰文字數四百字內，投稿請電郵 mmediator@ingpao.com）



敦煌的故事往往也是人的故事，除了主角一家成員之外，各路人物也在劇中互相輝映。經過幾年幾套劇後，作者跳出將「四大奇書」逐個搬上舞台的傳統套路，改將目光望向同樣以西域為題材的敦煌故事。比起杜撰居多的《西遊記》，「敦煌守護神常書鴻」的故事沒有各種超凡神通，唯人物現實貼近生活，感情真摯，將溫情和哲思藏在常書鴻與身邊人的對話裏。

——編者

美妙的緣份

蔡錫昌

在甘肅敦煌文化研究所正門外的庭院裏，佇立了一座人像，戴着粗邊眼鏡，大約五十來歲，穩重的身材，神態謙和自若。人像下面的標題說：「敦煌守護神常書鴻」。二〇一三年九月本人曾到莫高窟和榆林一遊，也在常先生的石像前留影。沒想到，九年後的今天，我竟然編、導了一齣關於常先生生平事跡的《風鐸·敦煌》，這真是一個「美妙的緣份」！

這個緣份的開始，是二〇一六年的《水滸》。香港戲劇工程為了超越狹小的北區大會堂的限制和選擇適合北區居民的題材，毅然開始了「文化中國」的作品系列，二〇一七年是《三國》，二〇一八年是《鑄情——羅密歐與茱麗葉遇上牡丹亭》，二〇一九年是《詩聖杜甫》。隨着香港戲劇工程開始專攻兒童劇，「文化中國」系列改由新域劇團接棒，先有二十五周年團慶的《三國》，演出於香港大會堂劇院，繼有二〇一九年由盧偉力編劇、本人導演的《布萊希特·周恩來·二三事》，和去年的《詩聖杜甫二·〇》。於是，六年間「文化中國」系列便有了六個作品。至於風格方面，不論是體裁的變換或是原創，都別具創意；譬如《水滸》和《三國》兩劇，分別只用了五、六名演員分飾原著章回小說裏的大量角色，加上說書人式的「跳出跳入」，把傳統的說故事方法運用於現代劇場之中。

「文化中國」系列原來的軌跡，是遊走於傳統，



劇作《風鐸·敦煌》計劃九月底至十月初於高山劇場公演。（新城劇團提供）

選材自不同年代的歷史，和不同體裁的原著或有關的人物故事。我國歷史文化何其源遠流長、精深廣博！於是在選材的時候，真有琳琅滿目、愛不釋手之感。在完成《水滸》和《三國》之後，許多人以為中國「四大奇書」餘下的兩部會是必然之選，但結果不是。雖然我心已旁騖，但是玄奘法師的事跡已進入眼簾，吸引我注意到中國古代歷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地帶——河西走廊，而在這大西北與西域、中亞，甚至歐洲連

由賽納河邊到河西走廊

接的通道上面，發生那許多動人的事和人，都值得一一推介。後來，經與好友張秉權博士商討之下，他介紹了常書鴻的事跡，《風鐸·敦煌》一劇的創作便萌芽了。

寫傳記式的戲劇最重要在不歪曲事實的情況下創作；有些人可能天馬行空，以博一粲，又或者以娛樂為重的電影，把事實胡亂篡改。

常書鴻與敦煌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因此如何呈現常先生為敦煌奮鬥，從而介紹莫高窟的種種，便是《風鐸·敦煌》的要旨。常先生獻身敦煌工作五十年，這跨度也使到劇本具史詩式的格局。

先生一生的大事中，比較重要的當然首推一九三六年他在巴黎賽納河邊書店與伯希和（Paul Eugène Pelliot）《敦煌圖錄》的邂逅和接着在吉美博物館目睹「華嚴經七處九會變相圖」實物的震撼。可是，《風鐸·敦煌》故事開展的「Point of Attack」，選擇把時地推後至一九四三年

的重慶，當時剛從莫高窟做了首輪考察回來的常書鴻，正試圖遊說對敦煌十分抗拒的妻子陳芝秀一同到敦煌去，這也為她日後的離異埋下了伏筆。

一九四五、四六兩年對先生同樣非常重要，首先，陳芝秀捱不住敦煌無窮的艱苦而下堂求去，接着國民政府停辦敦煌藝術研究所。在這雙重打擊之外，研究所第一批人員隨着抗戰勝利也紛紛離開。於是，先生墜至人生的低谷。一九四五年底，先生和女兒常沙娜在蘭州開父女畫展，企圖振作。果然，畫展的成功給先生帶來了希望，更衍生了了一個緣份：從事染織行業的加拿大籍葉麗華女士 (Reva Esser) 十分欣賞沙娜的才華，她向先生建議，要當常沙娜的監護人，贊助她到美國波士頓深造去（這承諾結果三年後兌現）。蘭州之後，先生再到重慶，成功遊說中央研究院的支持，重整旗鼓。在前往應徵的人之中有李承仙，經友人撮合，她後來成為先生的第二任妻子。先生如何走出陰霾是戲劇的轉捩點，劇本杜撰了沙娜出國前父女在敦煌洞窟中的一番對話，臨別贈言既是人之常情，也藉此道出了許多的因果、道理和人情。善良聰慧的常沙娜愛護父親，也接濟了晚年落魄不堪的母親。在劇本中，她甚至促使了父親與弟弟的和解，以她的親和力量，修補家庭的創傷。

《風鐸·敦煌》說的是常書鴻的故事，當然要推介敦煌。第二百五十四窟的《薩陞太子捨身飼虎圖》

最感動先生，因此佔有最多的篇幅。透過劇情而自然帶出的，還有第四十五窟的彩塑群像、第二百二十窟的《維摩詰圖》和第六十一窟的供養人故事。當然，作為敦煌重要標誌之一的飛天和本劇的主題意象：莫高窟九層樓和它的風鐸，在劇本中時有出現。其實，敦煌的故事往往也是人的故事，除了主角一家成員之外，在劇中互相輝映的，還有研究所的人員和古代畫師兩伙，透過前者，希望反映敦煌保育工作的種種艱辛和奉獻精神；通過後者，希望莫高窟的無名英雄得以表揚。

在常書鴻接手莫高窟保育工作之初，真可謂百廢待舉，工作十二分艱巨。但說到底，縈繞先生心中深處有兩大問題：一，如何修復敦煌的壁畫；二，如何使被人掠取而散失世界各地的文物回歸敦煌。敦煌之珍貴，乃因有一千四百餘年歷史，是集中國、希臘、波斯與印度文化於一堂的藝術寶庫。敦煌保育之需要，也在於這些文物有巨大物理存在的危機。以壁畫的臨摹工作而言，便出現了三種不同的處理方法：有人根據壁畫當時的破落情況而臨摹、有人憑畫家的想像畫出壁畫的原貌、有人中間落墨。有趣的問題是，無論採取那種方法，包括近年間以電腦技術重現的版本，都不會是「原裝」的壁畫；正如佛家所言，清晨的蠟燭和昨夜燃點時的蠟燭是不一樣的。這是一個哲學的視點，保育工作當然是要做下去。至於散失



了的文物，先不說從世界各地博物館回收的可能性之渺茫，這些「差不多原裝」的文物壁畫在管理得宜的地方，倒是好好的保存下來了，這也是一個很難拆解的悖論，就好像常書鴻先生不可逆轉的家變一樣，甚或在文革時期他遭受迫害的痛苦一樣，當事人如何自處？

跨越時空的心靈探索

在《風鐸·敦煌》的初稿之中，因為有一「河西走廊」上的人物的考慮，角色方面還有玄奘法師和張騫二人，後來發覺以一劇的篇幅，實在難以裝載，便把張騫的故事放棄了。玄奘法師在《風》劇的出現，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因為敦煌本身就是佛教的聖地。然而，站在戲劇結構和效果而言，玄奘就成為了常書鴻的「Contendant」，他的「Alter ego」，也是他的生命導師。透過玄奘的鼓勵、開解和啟發，常書鴻心中豁然開朗，得見新天。先生生前雖然曾說過他不是佛教徒，可是他在敦煌待了這麼多年，佛教潛移默化的功效是可以想像的。在劇中因為玄奘法師的關係還出現了兩位特殊的人物：為了向《西遊記》致意，劇中還真的出現了一位猴王。猴王固然是虛構，但另一位東來唐朝的東方亞述教會的阿羅本主教，卻真有其人。這教會在唐朝被稱為大秦景教，「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於一六二三年在西安出土，碑額上有從蓮花

浮現的十字架和從雲中吐露的火焰，一九五四年崇基學院即以此圖案為學院的校徽。玄奘與阿羅本同期在敦煌的戈壁沙漠上出現，一個西往，一個東來。我福至心靈，在劇中寫了一場二者的對話，名叫「空性」。身兼編劇與導演於一身的情況有一定的方便，但也往往是前者向後者找麻煩的時候，《風鐸·敦煌》便是這樣的一個例子，蓋因寫作時總是天馬行空，任意飛翔，尤其是這劇。幸好一班設計好友，以有限的資源共襄其事，亦有一批非常具實力的演員參與演出（相信某程度上都是因為常書鴻和敦煌而受了感動吧）。所以，對於舞台呈現的成果，我自己也是充滿期待的！

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校歌歌詞有云：「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好像杜甫和常書鴻這些先賢身上閃耀的人性光輝，正是「文化中國」系列要傳揚的。敦煌的故事正在延續。二〇一八年，「數碼敦煌——天上人間的故事」在香港文化博物館展出。一九九七年，常沙娜為香港回歸祖國設計的《永遠盛開的紫荊花》貼金銅雕，正安放在香港灣仔會議展覽中心新翼，而她本人依然健在。《風鐸·敦煌》一劇，是本人以微薄的力量，向常先生和他的家人的致敬和對敦煌的禮讚！

（作者為新城劇團藝術總監、《風鐸·敦煌》編劇、導演。）

廣州

讓黃埔文化「活」起來

香港 宛 芯

廣州於六月九日成立首間區級歷史文化傳承發展研究院——黃埔區歷史文化傳承發展研究院，並發布首項嶺南文化研究項目成果：《「嗶皮」十古說黃埔》，結合廣東音樂、說唱等元素，用三維方式重新打造菠蘿雞、達奚司空的形象，並以輕鬆的歌曲生動地展現黃埔「十古」文化遺存，讓文物「活」起來。研究院將深入探究海絲文化、軍校文化、香雪文化、創新文化等黃埔特色文化，將更多文物和文化遺產與新科技和藝術結合，以有趣的方式推廣黃埔文化，推動黃埔歷史文化保護及傳承。同時，研究院將進一步研究黃埔文化的內涵和精神，系統地解讀黃埔文化與廣州文化、廣府文化、嶺南文化及中國文化的傳承關係，務求徹底了解黃埔文化，以當地人的身份明白黃埔文化的魅力，才有能力將其推廣至其他地方，讓更多人了解黃埔文化的珍貴之處。

澳門

澳門青少年粵劇傳承比賽

香港 瀟 翹

由澳門粵劇曲藝總會主辦、善明會協辦、澳門基金會資助的「二〇二二澳門青少年粵劇傳承比賽」於六月至十月期間舉行。主辦機構透過以粵劇年輕化為包裝宣傳比賽，激發青少年的潛能，培養新一代粵劇演出者。

是次比賽參賽組別分少年組及青年組，各組別設粵曲組及粵劇組，以個人或二人對唱形式報名，由粵港澳三地著名粵劇名伶、澳門學術機構及演藝協會代表擔任評審。評審將根據參賽者的唱腔、音準、節奏、技巧、身段等進行評分，入圍的參賽者能獲資深粵劇導師一對一指導，最後於十月二十二日進行決賽及頒獎儀式。

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澳門冀以中華文化為主流，打造多元文化承傳的交流合作基地，傳承藝術之美。作為有過百個曲藝團體屬會的總會，主辦機構澳門粵劇曲藝總會勇於推動當代粵劇的創新發展，將粵劇傳承工作推廣至年輕一代，同時提高大眾對粵劇的興趣和關注。而協辦機構善明會於近年亦展開「粵劇承傳與發展公民教育」系列推廣活動，透過不同活動培訓和吸納有潛質的青少年，培育新一代的表演者。是次比賽亦有走進澳門多所學校進行宣傳，培養年輕一代對粵劇的興趣，使文化薪火得以相傳。

《明月灣區》編輯委員會

出版人 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社長 張曉卿
總編輯 總經理 潘耀明
總經理室高級主任 彭潔明
執行編輯 葉國威 張志豪
助理編輯 李柏立
裝幀設計 若華 (Yousa Li)
刊名題字 金耀基
編輯部電話 (852) 2515-5111

查詢及訂閱熱線 (852) 2515-5416
訂閱傳真 (852) 2515-2790
訂閱電郵 mpmcir@mingpao.com
投稿電郵 mpmeditor@mingpao.com

地址：香港柴灣嘉業街 18 號明報工業中心 A 座 15 樓
Address: 15/F., Blk. A, Ming Pao Industrial Ctr.,
18 Ka Yip St., Chai Wan, Hong Kong

網址：www.mingpaomonthly.com

印刷：天虹印刷有限公司

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26-28 號 2 樓和部分 3 樓

發行：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總代理：同德書報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大業街 34 號楊耀松（第五）工業大廈
地下

雜誌內部分文藝欄目由香港藝術發展局
「創建『文化大灣區』計劃」支持。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明月灣區》顧問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王英偉、李大宏、宋永華、吳志良、貝鈞奇、
林群聲、陸波、張培忠、陳致、湯濤、
蔣述卓、霍啟剛、蘇樹輝

《明月灣區》特約編輯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白楊、朱壽桐、許子東、張欣、陳橋生、
梁慕靈、湯梅笑、鄭國偉

「創建『文化大灣區』計劃」

主辦機構：

承辦機構：

合辦機構：（排名不分先後次序）

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聯盟

香港都會大學

香港都會大學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

廣州暨南大學海外華文文學與華語傳媒研究中心

北京師範大學——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澳門大學

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香港會員總會

中國作家協會香港會員分會

廣東省作家協會

廣州市作家協會

深圳市作家協會

珠海市作家協會

澳門中華文化藝術協會

澳門筆會

《明報月刊》

《紫荊雜誌》

《香港文學》

明月灣區

李卓人

總一期 二〇二三年八月



吳連城攝影《維港晨霧》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